



iresong
火之歌

风火之舞

卷三

[英国]威廉·尼科尔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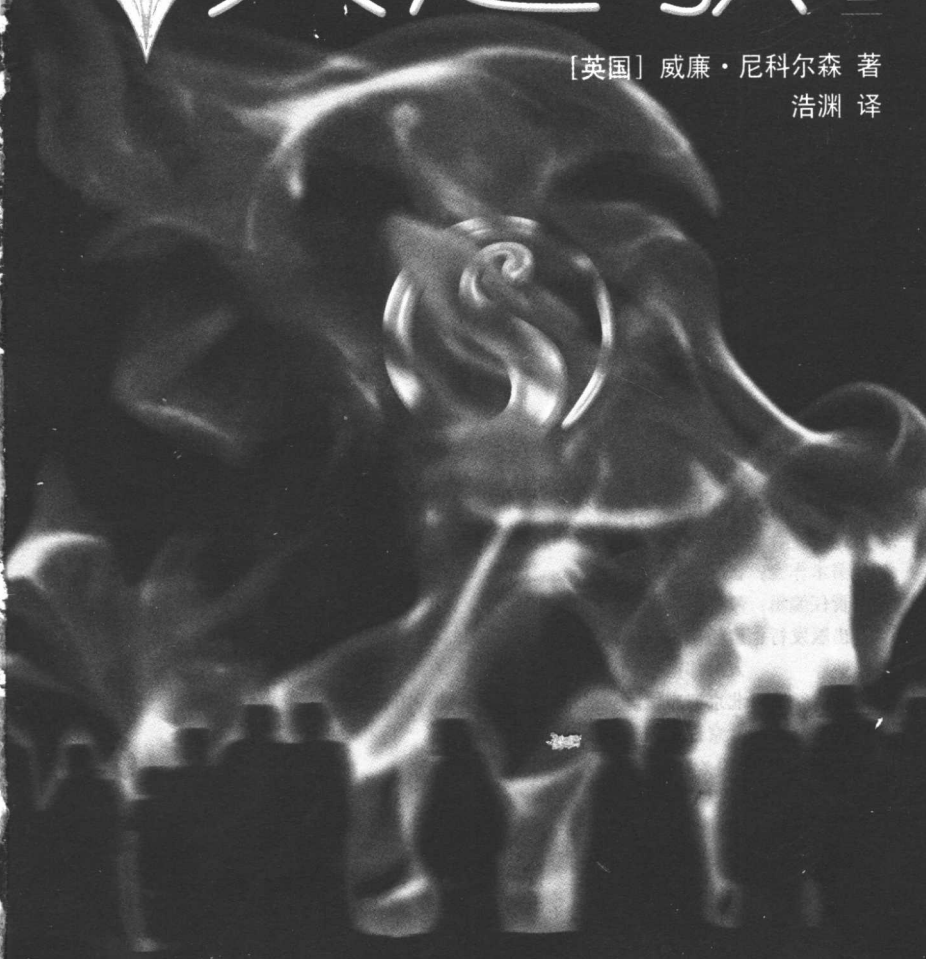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Firesong

火之歌

风火之舞 卷三

[英国] 威廉·尼科尔森 著
浩渊 译



童趣[®] 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之歌 / (英) 尼科尔森 (Nicholson, W.) 著; 浩瀚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6

(风火之舞; 3)

书名原文: Wind on Fire: Firesong

ISBN 7-115-12362-4

I.火… II.①尼… ②浩…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6878 号

Text copyright © 2002 by William Nicholso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Children' Fun Publishing Co. Ltd.

中文简体字版授予童趣® 出版有限公司, 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出版物之任何部分进行使用
登记号 图字: 01-2003-8374 号

书 名: 火之歌

(风火之舞 卷三)

作 者: [英国]威廉·尼科尔森

译 者: 浩瀚

美术作者: 曹爱华

责任编辑: 陈静宇

出版发行: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100009

印 刷: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3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书 号: ISBN 7-115-12362-4/G · 1148

定 价: 19.80 元

引子	加油，蹦跳使者	5
第一章	从紫花果树上远眺	13
第二章	如痴如醉	29
第三章	西西的吻	40
第四章	在暴风疾走	55
第五章	赢家选新娘	73
第六章	“再见了，童年！”	85
第七章	最后一堆篝火将熄灭	98
第八章	肥胖就是幸福	116
第九章	与猪交谈	132
第十章	卡诺必斯船长的盛宴	147
第十一章	冬天的黎明	160
第十二章	我所有的亲人	170
第十三章	鸡蛋经	188
第十四章	平托长大成人	203
第十五章	鲍曼学会飞行	220
第十六章	艾拉预言未来	239

第十七章	聚会地点	252
第十八章	回归美好天地	270
第十九章	风火之舞	279
尾 声	婚礼	286

引子 加油，蹦跳使者

阿尔巴德倒在废墟中一连三天三夜，根本没人发现他。他始终处于半昏睡状态，疲惫得浑身不能动弹，就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望着太阳从头顶上滑过，不久又换成了星星。他感到浑身发冷，而且越来越冷。他饿得要命，感到自己高大的身躯上，肌肉在渐渐萎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很清楚这样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他也不想求生。惟一让他感到纳闷的，就是临死前居然还要耗上这么长时间。他有点害怕，不知道在那个神秘的死亡时刻到来时，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死亡毕竟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最后他终于镇静下来，开始为迎接它的到来做起了精神准备，打算吟唱所有吟唱人生命终结前都要唱的经。这段经文是有字的，阿尔巴德的嘴唇并没有分开，他也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在头脑里反复吟唱着：

我欢乐的日子，让我走吧

我有生的日子，让我走吧

我心脏的跳动，让我走吧

让我走吧，走到遥远的地方……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优美平静，感觉很快就要睡熟了。身心的疼痛已经消失，毁灭的城市也已经安静下来。他不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间，也不知道这是一年中的什么季节。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到了。

我心脏的跳动，让我走吧
我有生的日子，让我走吧
我欢乐的日子，让我走吧
让我走吧，走到遥远的地方……

在他越来越涣散模糊的思想里，吟唱声变得越来越微弱，忽然，他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有人走近的脚步声。那声音是突然传来的，仿佛某个看不见的来客正在跳一步停一停，再跳一步，再停一停。在垂死的模糊意识中，阿尔巴德听到一个欢快的声音在尖声自言自语。

“加油，别停下！”那个声音喊道。

“别打扰我，”阿尔巴德的意念说，“让我静静死去。”

可这没用。那个来客听不见他的声音，而且就算能听见也并不在意。那人走得越来越近，马上就要踩到阿尔巴德身体上了。

“他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也在这里。所以，等到他待的地方跟我待的地方重合时，我就找到他了。蹦跳使者，加油！”

“不！”阿尔巴德在越来越暗淡的心灵深处喊道，“别让他来！别让这个欢乐的家伙过来！快来吧，死亡！快点来！马上就来！”

可是已经太迟了。虽然他的身子已经冷下来，他的眼睛也早已合上，可顽固的生命依然逗留在他躯壳的核心之中。那个管自己叫蹦跳使者的人找到了他，乐得直嚷嚷：“啊，今儿真是个好日子！阿尔巴德！我亲爱的伙伴，我终于找到你了！”

“走开。”他的意念在喊。

“你看上去气色一点儿也不好。”

“我都快死了，你这个傻瓜。”他不出声地骂道。

“没关系！咱很快就能让你振作起来，重新露出微笑，对不对？”

“跳进水里自杀吧，你这圆脸蛋！”阿尔巴德心里说。

“就该有这种精神！你知道你能行！谁会愿意让自己的身子变冷呢？噢，亲爱的伙计！搓一搓，活动活动！咱很快就能让你暖和过来。”

小个子家伙开始动手鼓捣这位垂死者的躯体，在他的揉搓下，冰冷的四肢开始温暖过来。阿尔巴德感觉到，体内生命的火花重新在闪亮，而且渐渐地越来越旺盛了。

他睁开双眼。

“哈，你好哇，陌生人！”蹦跳使者乐得脸上熠熠放光，“欢迎回到这个美好的世界！”

阿尔巴德没有开口，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瞪视着对方，露出了愤慨和蔑视。

“你用不着感谢我，”蹦跳使者说，“看到别人高兴就是我最大的报酬。”

蹦跳使者继续使劲搓着他的四肢，直到它们全部开始发热。阿尔巴德心想：“真是圆脸傻瓜。”随着第一丝痛苦的战栗，他恢复了感觉。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要不就是个不知名的其他东西？

“你是个小水滴，”他心里认定，“是个没脑筋只会傻笑的小水滴。”

不过这个生灵当然是人，只不过要比平常人个头矮、腿也短，身体显得圆胖胖的。他胳膊腿眼睛耳朵样样不缺，圆圆的脑袋上也长着头发。可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金黄色还是黑色？是长还是短？奇怪的是，阿尔巴德看不清楚这个蹦跳使者身上的任何部位，只能听见他欢乐的声音。有时候他的声音仿佛是个中年人，有时候又像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他叫蹦跳使者，不仅是因为他靠蹦跳走路，而且是因为他的一切都是跳跃式的。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安分，

总是不停地变化，变成其他东西。要问蹦跳使者是谁，或者问他是什么，这完全是徒然，因为他只会面带乐于助人的微笑回答说：“你愿意让我变成什么呢？”

在孩子们面前，他就像个溺爱孩子的祖父；在女人面前，他是个贪玩的孩子；在男人面前，他是个反应敏捷的朋友。如今在阿尔巴德面前，他是救星、仆人和护士三位合一。他从废墟中为阿尔巴德弄来食物和饮用水，而在寒冷的夜晚，他则紧紧靠着阿尔巴德的身体睡觉，用自己的体温带给他暖意。

要埋怨他实在很难，最重要的是蹦跳使者的脾气太和蔼了。他的善意一成不变，简直不容拒绝。阿尔巴德恢复体力后，故意对他横加责备，想要冒犯他，却从来无法奏效。

“相信我的话吧，蹦跳使者，你这种无缘无故的乐观态度真让我受够了，我宁肯死也不愿意再多忍受一天。”

“噢，你愿意我显出阴郁的神情？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显得阴郁。”

他耷拉下圆脑袋，嘴角使劲往下撇，一边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地叹息：“唉，又伤心又孤独，又伤心又孤独！”

“个头又矮又丑陋。”阿尔巴德说。

“唉，又伤心又孤独！个头又矮又丑陋！”蹦跳使者应声道。

“又肥胖又笨拙。”

“唉，又伤心又孤独！个头又矮又丑陋！又肥胖又笨拙！”蹦跳使者捶打着胸口说。可随之他就立刻又把这种阴郁的效果毁掉了，只见他抬起脑袋粲然一笑，问道：“你喜欢这样吗？我做对了没有？”

完全是由于蹦跳使者的悉心照料，阿尔巴德恢复了健康，虽然这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

“谢谢你，蹦跳使者。”他口吻苦涩，“因为你的缘故，我的死期还得稍稍拖长几天，可我的生命既没有目标，也没有任何获取幸福的希望。”

“噢，不是的，”蹦跳使者说，“这话可是大错特错。你的生命是有目标的，你可以培养那个孩子。”

“哪个孩子？”

其实，阿尔巴德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有一个孩子非常重要，就是那个要继承他统治地位的孩子。不过当然首先要教会他才行。他对那个孩子既恨又爱，那孩子是夺走他所有权力的死对头，却又要做他的继承人。阿尔巴德嫉妒他年轻有为而又前程远大。这孩子战胜了他，这让他憎恨，可他自己没有子嗣，又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这孩子。他为这孩子感到一种狂热的自豪，带着一种焦灼的渴望，想要再次见到他，临死前想要把他搂进自己的怀抱，哪怕只有一次也好。突然间，他产生了许多复杂的感情，而且都无比强烈。这都是因为这个圆脸蛋的家伙说起了那个孩子。

蹦跳使者对这些复杂的情感显然一无所知，只是简单地应了一声：“他名叫鲍曼·哈思。”

“我培养这孩子做什么？”

“执行他的新使命啊。”

“可我干吗要这么做？”

“因为，”蹦跳使者的脸上熠熠放光，“因为你是我们中间最棒的。”

阿尔巴德知道他们在丽歌岛说过些什么。他们肯定他是最优秀的，但也是最糟糕的。因为吟唱人中只有他亲吻过那位预言家的额头，因此也是最了不起的。他的能力完美无瑕，当然，有史以来也只有他背叛了他们的信条。

“这个嘛，我的确是最棒的。可那又怎么样？”

“因此要由你来培养那个孩子。你看到最终的结果了？”

“最终我们都要死。”

“那倒是，可那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阿尔巴德叹了口气，决定让步了。这个前景实在是太诱人了。

“那么，他在哪儿？我是说这个孩子。”

“他正在通往山里的路上，跟随他的人民一道跋涉。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他们出发已经有好几天，再说也已经起风了。”

“起风了，是吗？到时候你也要去那儿吗，小蹦蹦使者？你会顶着风吟唱火之歌吗？”

“啊，当然会！我当然要去！我们这一代能亲眼看到风火之舞，这该多么幸运啊！”

“这儿没我的事。我很久以前便已做出了选择。我已经有过荣耀的时光，可如今那种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环视周围，这儿曾经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如今却被烧成了废墟。

他想到：“他们不该享有这样的福分。我给了他们完美，可他们畏惧它。他们喜爱一塌糊涂，这下他们可如愿了。”

“圆脸蛋，是丽歌岛的人派你来的？”

“当然啦。”

“丽歌岛的人憎恨我，他们想要我死。”

“根本不是。你扮演了你的角色，就跟我们大家一样。”

“扮演了我的角色！”

阿尔巴德放声狂笑。这话可真有意思！阿尔巴德本来就是个忤逆、叛徒和造反者，到头来却是按照丽歌岛的剧本扮演了个角色！根本不是！他违反规则，

与权威对抗，与大家分裂，创造了自己的世界，独自当上了主人。吟唱人从来不寻求世俗权力，只有最优秀的阿尔巴德破坏了规则。

“小蹦跳使者，我根本没有按照丽歌岛的任何计划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说我是迷失了方向的人，是吟唱人中的失败者。”

说这话时，他的口吻中带着些许自豪。不过如今，他的城市已经被毁，自己欲死不得，又能如何呢？

“我们必须启程，”蹦跳使者说，“你身子骨够结实吗？”

“越来越结实，不过大不如前了。你真该看看从前我得意的日子！我当时无比强大！可现在却皮肉松弛，一走路浑身骨头都疼。啊，人啊，到头来总是免不了一死！”

“可你没觉得自己的能力在恢复吗？”

“不错，是稍稍恢复了一点儿。”

他环顾四周。刚才他躺在一个小坑里打算死去，坑旁还丢着一把短剑，准是从某个执行他意愿进行厮杀的傻瓜手里落下的，不过那个人已经战死，倒在一层碎石和尘土下面。阿尔巴德将意念集中在剑柄上，费了极大的劲才让瓦砾下的短剑稍稍挪动了一下。除此之外，他再也无能为力了。

他叹息一声，弯腰拨开碎石瓦砾，把短剑抓在手中。蹦跳使者脸上熠熠放光，表示赞成。

“哈！这是个开端，对不对？”

“要是我用这把剑割断你的喉咙，那就成了结局。”

“噢，你不会那么做的。我死了对你没什么好处。”

“你活着对我也没好处，蹦跳使者。我想要的东西你一样也不能给我，我希望的事情你一件也不能替我做。”

他把短剑插进腰间系着粗毛织长袍的绳子里，然后转过头，把鹰钩鼻子朝向北方。

“不过，我们要找到这个男孩，让他走上正途，接下去，已经开始的事情就会完成。这倒不是遵循丽歌岛的计划，这一点你要明白，而是因为我选择了这么做。丽歌岛控制不了我。我是迷失了方向的人，一向独来独往。”

阿尔巴德此时面对跨越湖面的栈桥，目光盯着北方的山丘，因此没有瞥见蹦蹦使者那张傻呵呵的圆脸上一闪而过的表情。那是个纵容的微笑，就好像父亲从不追究孩子任性的说法，心里却清楚，这孩子除了服从没有别的选择。

“要是喜欢，就随你的便吧。”那个年轻而苍老的怪人跟在他身后，还是一路蹦蹦跳跳，“加油，蹦蹦使者！”

第一章 从紫花果树上远眺

天气十分寒冷。那队疲倦的旅行者面前一直是上坡路，他们行走速度极其缓慢。两匹马耷拉着脑袋拉着沉重的马车，步履艰难，人人都看得出，马是一天比一天瘦了。赶车人名叫塞尔东·厄特，他走在马匹旁边，为的是减轻马的负担。旅行者中他年纪最大，但他的步履像年轻人一样坚定，还时时留意着路面的情况，免得车轮撞上大石块，或是陷进深深的车辙。孩子们很难跟上大人行进的步伐。米勒·玛利什的小女儿杰特只有六岁，塞尔东·厄特便时常把她抱上马车，好让她跟猫儿一起坐在折叠起来的帐篷布堆后面，休息一下小腿儿。

三十二位旅行者中男女老少都有，另外还有两匹拉车的马、五头奶牛和灰猫雾霭。领头人汉诺·哈思要求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同伴的视线，因此旅行速度就只能由脚步最慢的成员来决定了。这段日子非常危险，有谣言说，周围常常有土匪劫掠旅行者的财物。于是，目光敏锐的年轻人总是手握刀剑大步走在拖沓的队伍前头，警惕地守望着。汉诺心里清楚，要是遇上战斗，他的人没有经验，而且经过许多天跋涉，食物又短缺，肯定不是敌人的对手。他举目望着天边，心里担忧的不仅仅是抢劫的土匪，还有即将来临的冬天。他们的马车上带着粮食和柴火，但是储备越来越少，而且，接下来就要穿越一片荒芜贫瘠的地区了。

“要坚定信心，汉诺卡。”他妻子艾拉说。她步履坚定地走在他身旁，用汉诺儿时的乳名称呼他，为的是安慰丈夫，仿佛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母亲，并且了解他肩负着什么样的重担。“要坚定信心，汉诺卡。”

“我担心的是孩子们，他们还能走多远？”

“要是他们累了，我们能抱着他们走。”

“要是你也累了怎么办？”

“我拖累你了吗？”

“没有。你步履轻快，可你没觉得累？”

“我还觉得脸上热乎乎的呢。”

她嘴上不承认，可心里却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虚弱，步伐也越来越沉重了。

汉诺调整了大家行进的速度，好让她不至于落在后面，但嘴上却说这是替孩子们着想。他不愿看到妻子一天比一天瘦弱，也一天比一天沉默寡言。她从来是个爱说笑的女人，热情高涨，脾气也大，可现在却变得相当安静，似乎在努力为长途跋涉保存体力。

“要坚定信心，汉诺卡。”

艾拉的意思他内心非常明白。她这是想要他相信，大家最后能回到故乡，从那一天开始，将永远过上安定的日子。这也等于说，她自己能跟随众人抵达那儿。

汉诺摇了摇头，使劲晃了晃身体，仿佛要把那个不祥的念头甩开。想这种事没好处。如今，要带领他的人越过寒冷的荒原，走向此时还看不到的大山，这需要他的谨慎和勤奋。

他们十五岁的儿子鲍曼走在队伍最前头，身旁是他的朋友芒波。很快就要到中午了，两个年轻人知道，不久就要宣布休息，让大家放松一下酸疼的腿脚，分配一些越来越短缺的食物。但是，鲍曼敏锐的眼睛盯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那是前面一片隆起的山丘顶部。他隐隐约约能看见树冠的边缘。

“有树！”

“不很多。”

“没准是果树，可能有浆果，还有柴火呢。”

这片砂石平原上几乎看不到树木，偶然遇到几棵孤零零地生长的树也能让人产生希望。他们加快脚步，拉开与队伍的距离。

“没准咱们能从那儿看见大山呢。”芒波说。

“说得对。”

他们此时离队伍有一段距离了，因此不用担心别人听见自己的谈话，于是芒波一边登山一边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整天憋在心头的话说出来。

“我跟公主谈过话，她在询问你的事呢。”

“她现在不再是公主了。”

“她觉得你在躲避她，可她不明白为什么。”

“我没有躲避她。”

“你在躲避她，这谁都看得出来。”

“那就让他们看热闹好了。”鲍曼有点恼火，“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关系也没有，”芒波说，“这事我不会再提了。”

两人默不做声接着往前走，来到了树林附近。他们的脚步在岩石地面上啪嗒啪嗒作响。树底下有许多深褐色的果壳，鲍曼弯腰拣起一个闻了闻，有一种刺鼻难闻的气味。他觉得很失望，于是丢掉果壳，跟在芒波身后登上山顶。

“看见大山了吗？”

“没有。”芒波说。

疲倦的感觉像件沉重的外套，将鲍曼紧紧裹在里面。他站在芒波身旁朝北面望去，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缓缓向下的斜坡，土地荒芜贫瘠，接下去又是向

上隆起的坡地，那片坡地的高处阻断了视线。他们如同在波涛翻滚的海洋上，翻过一个浪峰又是一个浪峰，却总是看不到远处的海岸。

他转身望着自己的人，看见父亲和母亲一直在并肩跋涉。在他们身后是三三两两艰难举步的人，其中有他的孪生妹妹凯斯特尔和那个芒波称做公主的女子。马车单调的隆隆声不停地在他们身后响着，车后面跟着克里奥斯和他的五头奶牛。奶牛后面，他还隐约看见奇利什太太肥胖的身影，她走得十分艰难。再后面是他的小妹妹平托和其他手拉着手的小孩子。接着是小斯库奇和身材瘦高的皮利什老师，队伍由贝克·西姆和罗洛·西姆殿后。

鲍曼感到了芒波的沉默，觉得刚才对他说话的口吻过于严厉了。

“对不起，”他说，“那种事很难说清楚。”

“没关系。”

“我总觉得自己得离开你，离开大家，感到有人要来找我，我非走不可。”

“谁会来找你？”

“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一个暴风和烈火的时刻就要到了，它会荡涤世间的暴虐。我必须参与那场活动，因为我是预言家的后代。”

他知道芒波对这些根本不懂，于是换了个说法来解释。

“你有过那种归属的感觉，对吧？”

“对。”芒波说。他对那种感觉深有体会，可听到鲍曼这么说还是觉得惊讶。鲍曼有自己的家人，还有孪生妹妹凯斯特尔啊。

“我想我生来就不属于这里，因此可以离开大家，而且……而且再也无法回来了。”

芒波耷拉下脑袋，显得十分伤心。

“凯斯特尔也要走吗？”